



双叶江庄选集

外祖母

人民文学出版社

聂姆佐娃选集

外 祖 母

吴 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B. Němcová

樂童科學歌疑
BABÍČKA

編 Státní Nakladatelství Dětské Knihy, Praha, 1954年

捷克文版原书译出；插图据同书复制，系 Adolf Kašpar 所作。

新 童 吳

外 祖 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8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1}{4}$ 插页 6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湖北第2版

1981年7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14,501—45,800

书号 10019·639

定价 0.90 元



作者像

以一切尊敬的名义献给

高贵的夫人

高尼茨的叶列奥诺拉伯爵夫人^①——

星形十字勋章获得者

许多慈善机关的委员

鲍日娜·聂姆佐娃

高贵的夫人：

这是一种习惯，每当我们送亲人出门时，我们总要将自己的祝福让他带上征途。

连我在把孩子——我幻想的朴实之子——送到世上时，也要在他额上印上那早为民族所敬所爱的名字来祝福他——我用了现在被尊敬得如同人民的保护者的名字，一切善和美的支持者的名字，您的名字，高贵的夫人！

我不知道能给他什么比这更好的祝福了。

① 叶列奥诺拉伯爵夫人（1809—1898），她首次将《外祖母》译成德文，但她的译本的命运现在不详。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穷人并不完全如同我们所想的那样可怜；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所想象的幸福得多，比我们自己幸福得多！

——古兹柯：《精灵骑士》^①

^① 卡尔·古兹柯(1811—1878)，德国新闻记者、小说家和戏剧家，进步组织“青年德国”的成员。此文引自他的小说《精灵骑士》。

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最后一次注视那和蔼而恬静的面孔，吻那布满皱纹的苍白脸颊，凝视那显现出多少善良和爱的蓝色眼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那苍老的手最后一次给我划十字祝福！——善良的老人已经不在！她早已在那冰冷的土地里安息了！

但对我来说，她并没有死！——她的形象连同她那丰富的色彩一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灵魂，只要我活着，我都将活在其中！——假如我完善地掌握了画笔，亲爱的外婆啊，我会另一个样子来描绘你的；然而这幅水笔速写的素描，——我不知道，不知道，人们是否喜欢它！

但你常这样说：“世上没有一种能使谁都满意的人。”如果这本书还能找到几个读者，他们能用我描写你时的那种喜爱来读的话，那就足够了。

第一章

外婆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①。大女儿在维也纳朋友家里呆了许多年，就从他们那里出嫁了。二女儿后来又去顶了她的空缺。做手艺的儿子入赘到一个城里人家去，也已经成家立业。外婆自己住在西里西亚边境上一座小山村里，同年老的贝特卡在一所小木房里满意地过着日子；贝特卡是和外婆同年的人，在外婆的父母还在世时就住在她家里帮工了。

外婆在自己的小木房里过得并不寂寞；对她来说，全村的人都是她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把她当作母亲和有主意的人，婚葬洗礼都少不了她。

这时，外婆突然接到一封大女儿从维也纳寄来的信，信上说，她丈夫已经在一位公爵夫人^②家里做事了，这位公爵夫人在捷克有一个大庄园，而且离外婆住的那个小山村只有几里路远。又说，现在全家就要搬到那里去了，丈夫只有当公爵夫人在那里避暑时才住在家里。在信结尾时，她热诚地请求外婆搬到他们那里去，在自己女儿和那些已在盼望着她的外孙儿女身边度过自己的晚年。外婆哭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方面心里牵挂

① 外婆名玛格达伦娜·诺沃特娜，是木匠杨·裘达的女儿，约生于一七七〇年。儿子名叫卡西巴尔，织布工人，生于一七九四年；两个女儿是指约汉卡和德莱日叶，后者是聂姆佐娃（即书中的芭蓉卡）的母亲；事实上，聂姆佐娃的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女儿。

② 公爵夫人指卡德仁娜·雅汉思卡（1781—1839）。

着女儿和那些还没有见过面的外孙儿女，可老习惯又使她离不开这所小木房和这些好朋友。毕竟还是自己的骨肉亲^①，想见外孙儿女的渴望终于战胜了老习惯，外婆最后还是决定去了。她把自己的小木房连同全部家具都给了贝特卡，还不放心地说：“现在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喜欢那里，要是不行，我还是回来死在你们身边。”有一天，当马车在小木房旁边停下，车夫瓦茨拉夫把她的漆花大衣柜，还有那时刻不能离手的纺车，装着四只绒毛小鸡的篮子和装有两只小花猫的布袋架上马车并扶她上车时，外婆却又哭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朋友们的吉利的送别话伴同着她走向新居。

在老漂白场的人是多么的盼望和欢乐呵！——人们把外婆的女儿卜罗西柯娃太太那所孤单的住宅叫做老漂白场，它位于那优美山谷之中，是主人借给她家住的。孩子们过不了一会儿就跑到大街上去探望瓦茨拉夫是不是来了，逢人便说：“我们外婆今天要来了！”然后又彼此不断地争论着：“外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认识许多老婆婆，这些老婆婆的样子在他们脑子里都给弄混了，真不知道自己的外婆到底象谁。马车终于到了！“外婆来了”的叫声传遍了全屋；卜罗西柯先生、他的太太、手里抱着小娃娃的别佳、孩子们和两只大狗，苏尔旦和笛儿，全都跑到门前来迎接外婆。

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个包着头巾、穿着农村服装的老婆婆。孩子们三人挤在一块儿站着，发呆地盯着外婆，连眼睛也不肯眨一下！爸爸和外婆握手，妈妈哭着去拥抱她，外婆也同样地哭着吻了妈妈的脸。别佳把怀中那个胖乎乎的阿黛尔卡送了上去，外

^① 直译：血不是水；捷谚：“血不是水，妈妈是妈妈。”意即自己的骨肉亲。

婆向她笑着，喊她小心肝，还给她划了十字。后来，外婆看见了其他的孩子，就用亲昵的声调喊着：“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宝贝，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啊！”可是，孩子们却垂下眼睛，象冻僵了似地呆在那儿，直到妈妈下了命令，他们才把自己玫瑰色的小脸蛋送给外婆去亲。他们真的不能想象呀！怎么这个外婆和他们所见过的老婆婆全不一样呢？这样的外婆他们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呵！他们的眼睛盯着外婆再也不肯放了。外婆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并且从头到脚地盯着她看。

他们赞美外婆身上穿的那件背后带有长褶皱的黑毛短袄和镶着阔花边的皱褶藏青呢裙子。他们也喜欢外婆用在白色大头巾下面压头发的红色绣花小头巾；为了更好地看清外婆长筒白袜上的红袜带和黑布鞋，他们全都坐到地上去了。外婆手里提着一个小草篮，魏林用手去揪那镶在篮子上的小彩布条，而两个男孩子中最大的杨呢，却在偷偷地掀起外婆的白围裙，因为他在那里摸到什么硬东西了。原来那是个大荷包呢。杨还想看看那荷包里面究竟有什么，然而，孩子中最大的芭蓉卡却把他推开了，还对他耳语着说：“你等着吧，我要告诉妈妈，说你要摸外婆的荷包了！”然而这耳语声毕竟是大了点——就是隔九重墙也都能听见。外婆察觉了，便停止跟女儿唠家常，把手伸进荷包里，说：“喏，你们瞧啊，这里什么东西都有！”于是把念珠、小刀、几块干面包皮、线头、两个糖做的小马和两个洋娃娃从荷包里掏了出来。最后两样东西是给孩子们。当外婆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时，还说：“外婆还给你们带来了别的东西！”于是又从提囊里拿出苹果和彩蛋^①，从布袋里放出小猫，从篮子里放出小鸡。孩子

① 按照捷克旧俗，在复活节前，人们在空鸡蛋壳上描绘各种彩色图案，以供孩子们玩耍，这种风俗现在仍然保存着。

们高兴得跳起来了！这外婆可真是个最好的外婆呵！“这是五月生的小猫，四种颜色，很会捉老鼠，养在家里最好。小鸡呢，都很驯，要是芭蓉卡教它们，它们会象小狗一样跟在她后面跑呢！”外婆刚一说完，孩子们马上就问这问那的，一点儿也不害臊，立刻跟外婆交成了好朋友。妈妈叫孩子们别老缠着外婆，好让她喘口气，可是外婆却说：“让我们快活快活吧，德莱思卡，我们在一起多高兴呀！”而孩子们呢，他们是听外婆话的。一个坐在外婆怀里，一个站在她背后的长椅上，芭蓉卡却站在她的前面，连眼睛也不眨地盯着她。一个奇怪外婆的头发为什么白得象雪，另一个又奇怪外婆的手为什么有许多皱纹，第三个却说：“外婆呀，您只有四颗牙齿了！”外婆笑了，摸着芭蓉卡棕黑色的头发说：“我是老了呀！等你们老了的时候，也会变成另一副样子的。”然而，孩子们不能理解，他们白嫩的小手也会象外婆的那双老手生起皱纹来。

在头一个钟头里，外婆马上就赢得了外孙儿女们的心；当然，她自己的一切也马上交给了他们。外婆的女婿卜罗西柯先生，她从前跟他也没有见过面，由于他那可亲的热诚、漂亮的面貌以及脸上表现出的善良和诚实，就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赢得了外婆的欢心。只有一件事使外婆不高兴，那就是他不会说捷克话。据说，外婆从前某个时期里也懂德国话，但早已忘了。外婆是多么希望能够和他说话呵！使她高兴的是他还能听懂捷克话。外婆马上也听出来了，家里的交谈是用两种语言，孩子们和女佣人跟卜罗西柯先生说捷克话，而他却用德国话来回答他们，他们互相都能听懂。外婆希望日子久了自己也能听懂，暂时只好尽可能地用手势来帮忙了。

外婆几乎都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从前在她身边的時候，女

儿可是一个快活的农村姑娘呀；而现在见到的却是一位衣着华丽、严肃寡言并带有上层社会习俗的太太了！这不是她的德莱思卡！——外婆马上看出了女儿的家和自己所习惯的完全两样。第一天因为欢乐和惊奇弄昏了头脑，可是，后来在这个家里就开始感到不自在和不舒坦了，要不是有这几个小外孙儿女，她真想马上回到自己的小木房里去。

德莱思卡太太虽然有她自己那一套上层社会的嗜好，可也不能因此而菲薄她，因为她确是一位十分仁慈而又贤慧的太太。卜罗西柯娃太太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把她从自己身边放走，因为这样她就得停止在庄园里的工作，她再也找不到一个象外婆这样的人，可以放心把家务和孩子们托付给她。

当她看出外婆是那样想家时，心里有点不安了，但她马上就察觉到并猜出外婆是缺了什么东西了。有一天，德莱思卡太太开口了：“妈，我知道您是做惯了事的，要是您整天只跟在孩子们后面转，那您就会想家了。您要纺点什么的话，楼上还有点麻；今年如果地里出活，我们会有很多麻的。要是您不嫌麻烦代我管管家，那就太好了。在庄园里那些缝呀煮呀的事花掉了我全部的时间，其他的事我只好托别人做了。现在请您帮我一把，一切您就照自己的意思办吧。”

“只要你自己觉得方便，我真愿这样做。你知道，我是做惯了活的呀，”外婆满腔高兴地回答说。就在那天她爬上楼去看了麻，第二天，孩子们就平生第一次看见外婆在纺车上纺麻线了。

外婆在家务中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烤面包。她最看不惯女佣人那样毫无敬意地对待上帝的礼物^①，面粉进出钵子和烤炉

① 指面粉，按宗教观念，认为粮食是上帝赐与的，故粮食有上帝的礼物之称。

时，就好象手里拿着的是块砖，连十字也不划一个。外婆自己呢，在发面之前，就用木杓子在钵口上划个十字，以后就这样重复地划着，从面粉到手直到做成面包放到桌上为止。她还许多嘴的人走近她，说是怕把她的“上帝的礼物冲了”，就是魏林在烤面包时走进厨房，也不忘记该说声“上帝祝福”！

在外婆烤面包的时候，外孙儿女们就过节了。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薄烤饼或是李子和苹果馅的小面包卷，这些点心他们可从来也没有得过呀。但是，可得注意面包屑啊！“面包屑应该扔进火炉里去。”当外婆把面包屑从桌上扫起来并把它扔进火炉时，老爱这样唠叨着。如果孩子中有谁把面包屑撒在地上而让外婆看见了，那她马上叫他捡起来，说：“踩面包屑可不行，听说让祖先知道了，都会在净界里哭泣呢。”谁切面包切得不平，她看见了也不高兴：“谁不能平正地对待面包，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人。”有一次，耶尼克^①要吃面包皮，请外婆从一边削，外婆不肯，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斜削面包就是削上帝的脚后跟吗？该怎么切就怎么切，你别学着在吃上要花样啦。”耶尼克小先生也只好放弃自己的新奇吃法。

不管哪里丢下了孩子们吃剩的面包，即使是面包屑，外婆也都要捡起来放进大荷包里；当她走到水边时，就把面包屑扔给鱼吃；当她和孩子们一起散步时，就把它揉碎扔给蚂蚁或林中的鸟儿吃。总之，她是不肯糟蹋一口小面包的，并且还时常提醒孩子们说：“你们要尊重上帝的礼物呀，没有它就坏啦，谁不尊重，上帝就要狠狠地惩罚他。”如果孩子们把面包掉到地上了，为了请求恕罪，必须捡起来吻一下；就是一粒小豌豆掉了，外婆也会拾

① 杨的爱称。

起来，很隆重地把它放进小酒杯里，然后再虔诚地吻一下小酒杯。这些礼节外婆全都教给孩子们了。

假如路上有一根小鹅毛，外婆马上就指着它说：“芭蓉卡，捡起来！”芭蓉卡在这种时候大多懒得动，便跟外婆说：“外婆啊，一根小鹅毛算什么呀？”这一来外婆马上就教训开了：“你得明白呀，孩子，积少成多，集沙成塔嘛！你要牢牢记住一句成语：好的管家婆会翻过篱笆去捡根小鹅毛。”

卜罗西柯娃太太房里有新式家具，而外婆却非常不喜欢。她觉得那些雕空花的靠背弹簧椅子是不好坐人的，坐下怕给弹了起来，靠着又当心把椅子弄垮了。外婆平生只坐过一次长沙发；当她第一次坐下的时候，把弹簧压了下去，可怜的老外婆吓得差点儿没喊起来。孩子们笑她，坐在长沙发上弹动着，叫外婆也过来坐，说椅子不会垮的；可是外婆不肯去，说：“得啦得啦，谁要坐那样的跷跷板呀，那是给你们坐的。”

外婆也不肯在光亮的小桌上和橱子上放什么东西，她怕把那光滑的表面弄糙了；而那个摆设纪念品的玻璃橱，照外婆的说法，放在房间里简直是一种罪过。然而孩子们却非常喜欢绕着橱子跳呀蹦的，通常也要弄坏一两样东西，挨妈妈一顿狠骂。外婆在抱阿黛尔卡时，总喜欢坐在钢琴旁边，因为孩子要是哭了，外婆只要轻轻地按按音键，孩子就住口了。有时候，芭蓉卡教外婆用一个指头弹“这是马呀，这是马呀”^①，外婆点点头，就跟着弹起来，并且老爱这样说：“还有什么东西人没有想出来呀！简直都教人以为在里面关着有鸟雀了，唱得就象鸟雀一样。”

外婆没事总不上那间房里去。当她在屋里屋外真没事可忙

① 捷克一首民歌的头两句，歌名与此相同。

的时候，便喜欢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她的房间是在厨房和仆人住房的旁边。

这间小房间是按着外婆的口味安排的。在大火炉旁边有一张长椅，靠墙是外婆的床；床后火炉旁边放着漆花大衣柜，靠第二堵墙就是芭蓉卡的床，她是跟外婆一块儿睡觉的。在房间中央放着一张三只脚的菩提木桌子，一只作为圣灵象征的小鸽子在桌子上空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在窗户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纺车和带有线团的卷线竿，纺锭插在线团之中；纺轮挂在钉子上。墙上挂着几张圣者画像，在外婆那张床的上面还挂着一个装饰着花朵的十字架。窗台上花盆里的肉豆蔻和香堇长得绿油油的，旁边挂着的几只布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草根、菩提树花、丁香花、雏菊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就是外婆的药铺。房门背后挂着一个小锡圣水盆。桌子抽屉里装满了外婆的针线、圣经、十字路^①、准备纺的麻团、主显节的粉笔和避雷小蜡烛^②。小蜡烛外婆总是放在手边的，遇到暴风雨时就点着它。在火炉上放着火绳和打火石，虽然全家都用装有硫磺的小瓶子来点火，然而外婆却碰都不想碰一下这鬼东西。她只用过一次，可不知怎的把她那件已经穿了二十五年的围裙也烧着了，外婆自己差点儿没给吓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碰那只小瓶子了，自己立刻做好了火绳。孩子们拿废布来做引火绒，将尖头放在磷里蘸蘸，就做好了火柴。当外婆有了自己用惯的打火机来引炉时，才完全安心地去睡觉。孩子们非常喜欢干这种差事，每天都要问外婆是不是需要火柴，说他们可以多做些。

① 一种表现主受难的歌曲和祈祷文。

② 主显节的粉笔是在主显节时用以在门上划十字的粉笔，见书中描写。避雷小蜡烛：民间迷信，认为受神甫抚触过的小蜡烛可以避雷。

在外婆的小房间里，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她的那个漆花大衣柜。他们喜欢看那箱底上画着的带有黄叶的蓝青两色的玫瑰花、蓝色的水仙花和花丛间那些红黄色的小鸟儿；但是，他们最高兴的还是外婆打开衣柜的时候。可看的東西可真多啊！柜盖背面上贴满了画和祈祷文，这些都是从庙会上得来的礼物。那儿那个小抽屉里又装着什么呀！里面装着家谱、女儿从维也纳寄来的信件，还有一个装满了银币的小布袋。这些钱是孩子们寄给她买点好吃的用的，为了留做纪念，她一块也没舍得用掉，全都留下来了。在一个小木盒里装着五串人造宝石，一块刻有约瑟夫皇帝和玛丽叶·德莱日叶像的银币也串在那一起。只要孩子们一要求，她就打开那木盒。当她打开的时候也老爱这样说：“你们瞧呀，好孩子，这宝石是你们过世的外公在结婚时给我的，这块银币是我亲手从约瑟夫皇帝手里得来的。真是一个好皇帝呀，愿上帝赐给他永恒的光荣！喏，等我死了，这些东西就都是你们的了。”关上箱子的时候，也总爱加上这样一句。——“外婆呀，皇帝给您这块钱的时候是个啥样？说给我们听听吧！”有一次芭蓉卡央求说。

“以后你们再提醒我，我就说给你们听。”外婆回答说。

在大衣柜底下放着外婆的衬衣和外衣。所有这些裙子、围裙、夏装、紧身和头巾都是有条不紊地放着，最上面放着两顶浆硬的白布帽，后面还带有象小鸽子似的装饰。孩子们是不许往柜子里伸手的；外婆高兴时，她会一件件地拿出来，说：“你们看呀，孩子们，这件裙子我已经穿了五十年啦，这外套是你们老祖母穿过的，这围裙跟你们妈妈年纪一样大，一切都象新的一样。可你们的衣服一穿上身就破了。因为你们还不知道，金钱是多么宝贵！你们看，这件绸外套值一百块金币，那时候的纸币

可值钱啦!”外婆就这样继续唠叨着,孩子们悄然无声地听着,真好象他们全听懂了似的。

卜罗西柯娃太太虽然好意地请外婆换件舒服的衣服穿穿,可是外婆就连身上最小的花边也没有换一点,而且唠叨着说:“要是我也穿起时髦衣服来,上帝一定会惩罚我这个老婆子的,我才不穿那些奇装异服呢,我的老脑筋已经改不过来啦。”她依旧穿着自己的衣服。家里一切事情很快就按着外婆的话做了,每个人都喊她“外婆”,而外婆的一言一行也都是无可非议的。